

抗日战争时期，金玥、金琰姐妹和一群来自北平的青年学生，在北平地下党的引导下，奔赴太行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她们沐风雨、沥肝胆、献青春、洒热血，救护伤员，发动群众，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逐渐成长为坚强的八路军女战士……

TIANJIAO

金燕平◎著



金燕平◎著

人 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娇 / 金燕平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511-0315-2

I. 天… II. 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3381号

书 名：天 娇

著 者：金燕平

策 划：张采鑫

责任编辑：李 伟 王玉晓

彩色插图：金燕平

责任校对：李 鸥

美术编辑：胡彤亮

封面设计：红十月设计室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0311-88643226/32/24/28/29

传 真：0311-88643225

印 刷：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1020 1/16

字 数：600千字

印 张：31.5

版 次：2011年8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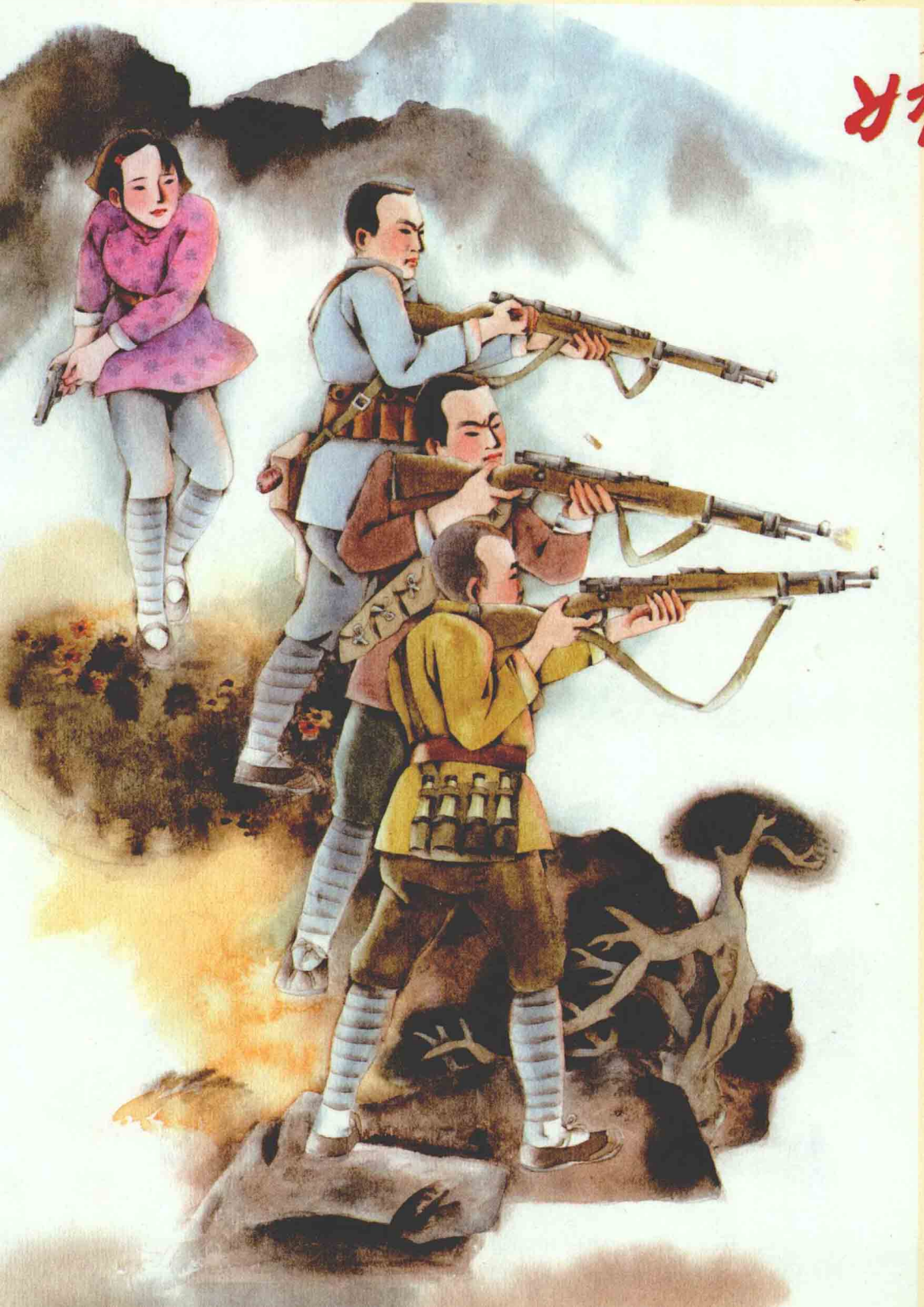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11-0315-2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TIANJIAO 天
娇



天 TIANJIAO

娇



TIANJIAO

天
桥



天
TIANJIAO

娇



TIANJ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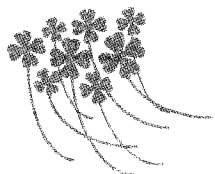
天
桥



天
娇

TIANJ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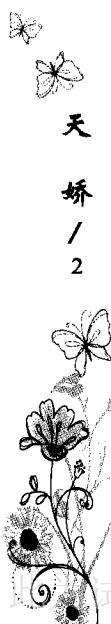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夜过封锁线	1
第二章 走进新生活	11
第三章 依依战友情	25
第四章 平波起校园	35
第五章 感慨英雄路	49
第六章 困境沥肝胆	59
第七章 小战试身手	78
第八章 误入敌重围	92
第九章 柔弱与顽强	105
第十章 激荡青春火	117
第十一章 游离雾水间	141
第十二章 利诱志不移	154
第十三章 虎穴智周旋	169
第十四章 镇定应万变	188
第十五章 疫区歼敌特	203
第十六章 生死见真情	220
第十七章 军民一家亲	235
第十八章 骄傲的海燕	253
第十九章 战地玉兰花	271
第二十章 隐蔽神仙山	286

第二十一章 灵活巧攻敌	306
第二十二章 计打便衣队	325
第二十三章 劫击遭暗算	345
第二十四章 乡亲多悲歌	364
第二十五章 劫后又重逢	383
第二十六章 阅兵振雄风	400
第二十七章 遇险花塔山	426
第二十八章 血染大平地	446
第二十九章 劫后恸天地	465
第三十章 歼敌奏凯歌	481
后 记	492





第一章 夜过封锁线

1940年，那一年我16岁，在北平的一所护士学校读书。这年秋天，北平地下党批准了我们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十几名同学奔赴抗日根据地的请求。我们这群单纯稚嫩的姑娘，虽然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却已成了为一个共同目标前进的同志。我们像一群从笼子里面放出来的小鸟，伸展翅膀奔向抗日前线。

初秋的夕阳，给大地涂上一层淡淡的橘黄色，雄伟的太行山上裸露的石壁犹如铜铸一般闪烁着金属的光亮。山坡上，石缝间的杂草跟着微风起伏摇曳，像一片片升腾的火苗。松柏树木黝黑似炭，又如大块黄铜间夹杂着的一块块生铁。顺着山脊往下延伸，炊烟形成的雾霭下罩着一个不大的山村。街上没有人来往，显得格外宁静。一座农家院落内外，几个持着长枪的民兵，不时地变换着位置，光影的晃动，给村子增加了一些呼吸的动感。

一间农舍的屋子里，一群来自北平的姑娘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围成一圈，不停地边说边笑着。游击队长肖锋，一个健壮的中年汉子走进屋来，招呼着姑娘们安静下来，大声讲道：“同学们，咱们今晚上出发，要连夜通过妙峰山的敌人封锁线，注意，是夜里爬山，大家要紧跟着我，不许出声，咳嗽要用手巾捂着嘴，更不许吸烟点火，对了，你们女孩子家不会吸烟的。”姑娘们禁不住笑出声来。

“大家严肃点。”肖锋一把撸下头上的白毛巾，抖了抖，继续说，“每个人左臂上都要扎上白毛巾，作为路标。跌倒了要悄悄爬起来，千万不要大呼小叫。告诉你们，咱们可是从敌人的炮楼下边走过去，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发现，那后果就严重了。走路要猫着腰，尽量缩小目标，要这样。”肖锋弓下腰，左臂弓在胸前，右手提着驳壳枪，向前走了几步，回过身来问大家，“都明白了吗？”

姑娘们高声回道：“明白啦。”

肖锋一摆手：“哎呀，声音太大啦，压低点儿。明白了吗？”

姑娘们压低嗓门道：“明——白——啦。”

肖锋不禁笑了。姑娘们马上松了弦，发出嬉笑声。肖锋的脸马上变得凝重，

用命令的口吻说：“严肃点，都不准笑，你们马上就要成为抗日军人了。军人嘛，就讲个服从命令。啥叫服从？就是听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记住啦？”姑娘们拉着长声：“记住啦。”肖锋的目光向另外两个游击队员示意了一下，转向大家说：“好，咱们抓紧时间准备，系好腰带、鞋带。捆紧包袱，准备出发！”

夜晚，黑蓝色的天空中挂满星星，一闪一闪的，可山上的路却漆黑一片。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队伍悄悄地开始爬山了。肖锋走在最前面，爬了一会儿，行进的速度开始慢了下来。姑娘们的汗水顺着发梢往下滴，大家不住地停下来喘息。对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姑娘们来说，这可真是大山啊。坎坷不平的山路，不时冒出一股股溪水，鞋袜被溪水弄得湿漉漉的，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每个人都紧盯住前面的白毛巾，气喘吁吁地走着。队伍中有人跌倒，金玥扶起一个跌倒的小姑娘，小声问她怎么样，她说脚疼走不动了。金玥低声说：“忍耐点吧，不能停啊！要是丢了你，山上的狼可多啦，要吃人的！”小姑娘吓得直想哭，金玥一把拉住她说：“走，快！千万别掉队，跟不上队伍让敌人抓了去可就没命啦。”

这时，在前边探路的民兵匆匆跑过来，低声急促地对肖锋说：“有两个巡逻的鬼子朝这边走过来了。”肖锋向大家一摆手：“大家原地隐蔽不要动，不要出声，只管趴着，千万别动。”敌人来了，大家真不知如何应付。更不知道该怎么做原地隐蔽，大家有的趴着，有的蹲着，有的干脆躲在石头后面。白煜指着一个小姑娘说：“快，把这个摘了，反光，敌人发现了可不得了。”小姑娘吓得赶紧摘下眼镜，把头扎进草丛里。她们个个像受惊的小耗子，瞪着圆圆的眼睛，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过了好一会儿，听见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近得几乎到了跟前。大家抑制着猛烈的心跳，屏住呼吸，紧张得直冒冷汗。“呜里哇啦”的说话声后，鬼子解起小便来，尿液溅在人们身上。肖锋紧握着驳壳枪，紧皱着眉头，注视着敌人。又过了一会儿，听到肖锋说：“起来吧！敌人过去啦。”大家慢慢地站起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得笑着出了口气。一边整理着纷乱的头发，一边拍打身上的泥土，议论着：“吓死人啦，该死的鬼子。”肖锋低声说：“注意安静，不要出声，快走！”说着队伍又开始往前走。走着走着，忽然，前面的人都停了下来。肖锋压低嗓门严肃地说：“前面就是敌人的炮楼，有岗哨。大家一定要跟上，不准出声。”说着又扎进漆黑的山路。人们像打了一支兴奋剂，每上人都上足了弦，拼命地紧紧跟着队伍往前奔。“哎！那边有灯光。”马上有人制止：“嘘，别出声。”

拐过一道山梁，逐渐地走下坡路了，队伍的速度并没有减下来，拼命地往前奔。忽然，队伍停下来了，跟在后面的人顺着惯性撞到前边的人身上，挤成一团。前面出现一条一米多宽的河沟，有人顺势跳过去，金玥拉了妹妹金瑛一把，悄声说：“瑛子，勇敢点。”说着一纵身跳了过去，接着又跳过去几个。金瑛深



吸了一口气，助跑冲过去，结果差一点“扑哧”掉在水沟里，和几个不敢跳的姑娘，连滚带爬地过了河。顾不上说什么，队伍又前进了，顺着山坡走开始收不住脚，站不住腿，队伍中不断地发出“哎哟”的声音，不是摔了一跤，就是跌倒了，轻微的笑声和哀叹不时出现，忽然队伍停了下来，只见肖锋站在路边，用不大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学们，咱们已经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了，下面全是坡路，大家可以慢慢下去啦。”

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不知是紧张过度，还是累的，都站在那儿张着嘴喘息，有的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肖锋一看这情景马上说道：“这里不能停留，快点下山，等天一亮就不好办了，这里还是很危险的。嘿，别愣着啦，快！”

大家纷纷站起来，往山下走去。一个生得白白净净的姑娘却蹲在地上没动，金玥过去拉她，她悄声对金玥说了些什么，戴眼镜的小姑娘也凑过来说：“我也憋不住了。”金玥转身对肖锋说：“你们先走，我们马上就下去。”

金琰不解地问：“姐，她们怎么啦？”

金玥说：“别问了，女孩子的事儿。”看着队伍走下去。

金玥对两个姑娘说：“快点儿吧，我给你们看着。”

两个姑娘一边走向树后一边说：“也不知道怎么了，精神一紧张就想尿。”

小姑娘说：“憋死我了，差点尿了裤子。”

金玥说：“慢慢就好了，你快点吧，咱们还得赶队伍呢。”

小姑娘很快跑出来，金玥问：“她呢？”小姑娘说：“她还没完呢吧。”淑媛慢慢走过来，竟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想走了，抹着眼泪说：“人家裤子都尿湿了，我反正不走了。”金玥劝解说：“你这样不行，咬牙坚持一下，咱可不能掉队，听见没有，这可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来！”说着和小姑娘架着淑媛往前跑，没跑几步，淑媛又坐在地上，说鞋袜也湿了，走不动了，金玥和小姑娘无论怎么劝说，她只是哭，小姑娘正了正眼镜说：“你不愿意走了，就在这等死吧！”金玥说：“马上就下山了，你再坚持一下，再不走就赶不上队伍啦。”任金玥她们怎么说，她就是坐在地上不动。金玥气急了，朝淑媛的屁股用力踹了一脚，淑媛“嗷”的一声从地上蹦起来，一瘸一拐地向前跑了，金玥正发愣，小姑娘拽了她一把说：“走吧，她跑得跟兔子似的，别把咱们落下。”

队伍开始下山了，山势比较陡峭，又全是滑溜溜的沙子小道，大家开始站不住了，只好顺着沙石往下滑一些，胆小的姑娘，吓得两腿发软，干脆坐下，玩滑梯似的往下出溜，不同的就是两手两脚屁股都用上了。有的大褂被扯开了，裤子被磨破了，手也被石头划破了，两边的树枝不时迎面扑来，有人躲闪不及被划破了脸，就这样连滚带爬地冲下山去。

终于下到山底，大家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互相拉拽着才直起腰来。这时东方已露出一片鱼肚似的曙色，周围的景象也渐渐清晰起来。大家互相看看，不是扯

破了大褂，就是磨破了裤子，有的弄得满身是泥土，不由得哧哧笑起来。金玥忙着掏出手帕给划破手的女孩包扎。肖锋对大家说：“天也亮了，前边的路也好走了，再走不远咱们就到根据地了。现在休息一下。”

白煜问：“在这里大声说话，敌人听不见了吧。”

肖锋回道：“不怕了，这儿离敌人远了，你们就是放声唱歌也没事儿啦！”

一阵清脆的孩子似的欢笑声立刻在空旷的山谷中回响起来。金玥拍着手说：“哈哈！咱们唱个歌吧！”

白煜说：“这一路，紧张得连大气都没敢喘，都快把人憋死啦。”

金玥问肖锋：“哎，队长，你不是说在敌人的炮楼底下过吗？怎么连炮楼什么样也没看清呀？”

肖锋说：“傻丫头，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我可不敢拿你们这些人才开玩笑。要是真出点事，组织上会杀我的头的。”

金玥略有所悟地道：“噢！这么严重。”

白煜气愤地说：“鬼子真流氓，尿溅了我一身，臊死了。我当时要是有枪非崩了这群坏蛋。”金玥说：“那你也不就暴露目标了吗？”白煜说：“真晦气，没打着狐狸先惹了身臊气。”大家都笑了。这个说：“哎，当时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那个说：“说是原地隐蔽，我一趴下，觉得腿凉凉的湿湿的，原来趴在泥水里了。没办法，又不敢出声。现在裤子还湿着呢。”

白煜说：“别找理由啦，吓得尿了就尿了，还什么湿啊凉的。”

那个姑娘说：“至于吗？谁英雄，谁好汉，咱们战场上见。”

白煜说：“呵，真没看出来，穆桂英在这儿呢，好威武啊，下官这厢有礼了。”

那个姑娘说：“我叫雪梅，免礼平身吧，以后你说话少那么尖酸刻薄。”

白煜一哈腰：“好了，您哪。”大家哄笑起来。

肖锋笑着说：“现在没事了，大家可以边走边唱，出了这条沟就快到家啦。”

太阳升起来了，从未见到的大山景色呈现在眼前，十几个姑娘，看着如此美丽的青山、绿林，呼吸着沁人心脾的空气，沐浴着初升旭日的的光芒，不禁叹道：“深山幽谷，抬头远望，只见高峰，巍然云霄……”

“看，那是什么花？真美啊！这里简直是人间仙境。”

我们这一队人，绝大多数都是生长在城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欣赏着深山中的青山绿水，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样令人陶醉，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危险，忘记了一切。只有歌声、笑声回荡在这群山环抱的山谷里……

队伍走出山谷，金玥看到远处的高坡上，伫立着一棵树，惊奇地招呼大家：“哎！快看那边山上只长了一棵树，像不像梦笔生花呀？”

白煜说：“说明这棵树的生命力强，像泰山顶上的青松，独挡风雨。我看倒像金鸡独立。”



天

娇

/ 4





小姑娘说：“我看那棵树像个哨兵，为根据地站岗放哨呢。”

肖锋说：“那就是棵消息树。敌人要是来了，就会放倒它，通知咱们的部队和老百姓有情况。”小姑娘忽然吃惊地说：“哎，你们看。树还真的倒了。”

大伙儿疑虑地问肖锋：“不是说敌人来了才放倒吗？可别把咱们当成敌人了。”

“就是。他们不会朝咱们开枪吧？”金瑛说着止住了脚步，姑娘们也纷纷停了下来。

肖锋说：“放心吧，一会儿你们就明白了。”

队伍快进村了，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些石头砌墙、木头盖顶的农舍，周围种着面积不大的玉米地、菜地，山坡上到处都是果树。忽然，路旁的石头后面钻出两个手持红缨枪的孩子，横在路上大声问道：“干啥的，有路条吗？”

肖锋走过去拍拍孩子的头，笑着说：“有哇，黑蛋。区上没通知你们吗？”

那个叫黑蛋的孩子也笑了：“是您哪，肖队长，她们就是从北平来的姐姐吗？”

肖锋说：“是啊。怎么看着不像？”另一个孩子撒腿就往村里跑，边跑边喊：“哎，来了！北平的学生来啦。”

好像早有准备，村里的男女老少拥着两面大鼓，咚咚作响地拥到队伍面前，乡亲们拉着这群身体疲惫的姑娘们嘘寒问暖。肖锋大声说：“同学们！咱们现在到家了。大家用不着再担惊受怕了，这儿的老乡都是咱抗日的乡亲，跟咱们是一家人，大家跟他们回家洗洗涮涮，好好休息休息吧。”随着阵阵欢笑，金玥、白煜、金瑛和那个小姑娘被前呼后拥地来到一位大娘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围着她们悄悄地小声议论。

这个问：“你们城里的姑娘也来打鬼子，怕不怕？”

那个问：“你们这么小就离开家，想家吗？”

金玥说：“我们早就盼着来抗日前线了。有共产党、八路军和全国的四万万同胞，日本鬼子有什么可怕的。”一个小媳妇说：“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们这么小的年纪，又是女孩子家，干啥非要当兵啊？”金玥说：“古有花木兰，今有青抗先，她们当兵还是女扮男装，我们当兵，就为抗战出把子力，团结在一块打鬼子。”白煜说：“怕狼别养羊，怕狗别出门。咱们那是不磨不练，难成好汉。”一个小媳妇说：“哎哟，一个毛丫头，咋跟老爷们似的，啥时候成好汉啦。”说得大家一阵哄笑。

房东大娘端着面汤挤过来：“让开，先让孩子们吃饭。吃饱了不想家。”热气腾腾的面条汤和馒头、咸菜都端上了桌，大家狼吞虎咽地吃着香甜的晚饭。饭后，房东大娘为她们烧了一大锅开水。让大家洗脸，烫脚。金玥用香皂洗了把脸，洗掉汗渍的发黏感觉，皮肤清爽多了。小姑娘递过一条毛巾来，金玥眨了眨

眼睛问：“这是擦脸的？”

小姑娘说：“是啊。”

金玥把毛巾靠近鼻子闻了闻，皱着眉头说：“哎呀，这能用吗？油脂麻花的。”

白煜在一旁说：“我的大小姐，到这儿就别那么讲究啦。不用这个，你用什么呢？”

金玥撇撇嘴说：“那就不擦了呗。”说着把毛巾递给淑媛。

淑媛也捏着鼻子说：“啊呀，这可怎么得了啊。几年没洗了，我反正不用。”

白煜说：“穷讲究。还热血青年呢，来到自己的家都适应不了，还抗战呢。”

金玥说：“你少拿抗战说事儿，讲卫生是健康的根本条件，没有健康何来抗战？”白煜说：“你擦把脸还影响健康了，闹了半天倒是说我影响抗战啦？”

金玥说：“我可没说，谁叫你有事没事捏出个臭虫腻歪人来着。”

白煜说：“嘿，死丫头，嘴真刁，走了和尚捉道士，你倒有辫子抓了。”说着抓着金玥的后衣领，淑媛拉住她的手说：“干吗呀你？”

白煜咯咯笑着说：“呵，你们倒成了一拨的啦。”

“就是。”金玥说着唱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大家一齐唱道：“万众一心！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大家七手八脚抓住白煜的四肢往地下踹起来。大家唱着唱着情不自禁欢笑起来。“你们别闹了，累不累呀你们。”金瑛不高兴地嘟哝着。大家放开白煜，白煜拍拍金瑛的肩膀说：“谢谢人啊，要不她们非把我踹成地不平不可。呀，小模样挺俊人面桃花似的，不像那位长得眼睛不小，就是傻愣愣的。”“行了吧你。”金瑛挣开她的手，坐在炕沿上开始脱鞋。

金玥脱下鞋子，发现脚和袜子都粘在一起了，对白煜说：“你看，脚都泡白了，紧巴巴的，真难受。”

白煜说：“呀，我浑身没劲儿，连脱鞋的力气都没了。哎，小姑娘，小不点儿，过来帮帮忙。”

小姑娘说：“我有名字，我叫于雯霞，不叫小不点儿。”

白煜有气无力地说：“好，于雯霞，帮我脱了袜子。”

于雯霞脱下自己的袜子痛苦地说：“就你行，说我眼镜反光，摘了眼镜又看不清，害得我膝盖都摔破了。瞅，我的脚上都起泡泡了，哎呀，好疼啊。”

金玥：“好了，快烫烫脚吧，回头我帮你挑了。”又拿起白煜的脚帮她脱掉袜子：“好了，快泡吧。”

金瑛一边脱鞋一边说：“长这么大也没受过这份罪，唉，以后真不知道该怎么着。”

金玥说：“瑛子，少点怪话吧，干革命就得受得了苦，你不是挺有理想的？”

金瑛说：“理想也不是受罪，是革命浪漫主义……哎，姐，晚上咱们睡哪



天

娇

/

6

